



21世纪学术研究资料

JIA
JIANG
ZUO

名家讲座

西安政治学院学术报告精选(二)

名家

西安政治学院科研部

THE LECTURES OF FAMOUS SCHOLARS
IN PLA XI'AN POLITICAL ACADEMY

名家讲座

西安政治学院学术报告精选(二)

西安政治学院科研部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

囊括大典,网络众家。

——蔡元培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
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

责任编辑：杨邦荣
王新生
吴启国
何经耀
王乾都
封面设计：王 涛

工本费：25.00 元

前 言

本书是《西安政治学院学术报告精选》(系列丛书)的第二辑,所收文章皆为著名学者、专家在西安政院的精彩学术演讲。文章信息丰富、视野宽阔、思索深邃、见解独到,既有亮丽的思想火花,又有深厚的学术底蕴,是奉献给莘莘学子们的又一份“知识快餐”。

编辑这本集子的动力,来源于读者的信任、支持和厚爱。记得编辑第一辑时,我们还有许多茫然和不安,不知道读者究竟会给它投以何种目光。一年过来了,第一辑《名家讲座》在读者中悄然流传,把大师们的思想和声音带给那些渴求知识和智慧的人们,这才使我们聊以自慰,更使我们倍感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2002年是不平凡的!当然,学者们的视点也是激情而独有见地的。让我们再次徜徉在这些大师中间,汲取思想的无穷智慧,踏上成功而壮丽的人生之旅。

编 者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

聆听智者

(本文是张天荣院长为丛书第一辑所作的序，也是丛书的总序)

在 21 世纪的第一年尾，西安政治学院的《学术报告精选》(二)和大家见面了。这是汇聚学术精华，聆听智者妙论的谦诚之举，是为莘莘学子再造学术殿堂的积极行动，故而可喜可贺。

有智者云，“大学不是围个院子，盖些房子，招几批弟子就可以成器的。她需要学术大师的艰辛耕耘，需要先进思想的自由激荡，需要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长期浸润、酿造和培育。”诚然，大学不只是传授已有知识的地方，大学是宏大气象、是精神理想、是先知乐土、是新知源头。说到底，大学不仅要传授知识，而且要创造知识。因此，为所有一流学者开辟讲坛，让时代精神和思想精华充实校园，从而创造出良好的学术环境，这大约是每所大学都认同和热切期望的吧！

近 10 余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出现了蓬勃发展的的大好局面。人们对大学教育的理解也逐步跳出狭窄的专业知识教育的局限，树立起以综合素质教育为基础，重视培养学生创新素质和能力的专业综合教育的新理念。这就对学校的学术氛围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西安政治学院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指导下，把邀请一流学者来院作学术报告，进行学术交流活动，作为一项制度确定

下来，给予重点支持，希望以此激发全院人员求知的热情，营造浓厚的学术研究空气。从2000年4月到现在，学院已先后邀请杨福家、杨叔子、李振歧、俞邃院士等近20位斐声国内外的科学家、教育家、经济学家、军事专家、国际问题专家和企业家、艺术家来院作学术报告。这些报告以其丰富的信息、宽阔的视野、深邃的思索、独到的见解，折服、启发、教育了全院师生，受到了大家的广泛赞誉，被称为“思想圣殿”、“学术大餐”。

为了使大家能再次回味这些精彩报告，从中汲取思想的力量，科研部以图书馆的录音整理为基础，编印了这本集子，并拟以《学术报告精选》（丛书）的形式，坚持每年编印一本，以飨读者。我相信，这个想法是能够得到大家赞同的，也衷心希望他们的努力，能够为全院师生的学习和研究提供进一步的帮助。

寥寥数语，是为序。

西安政治学院院长 张天荣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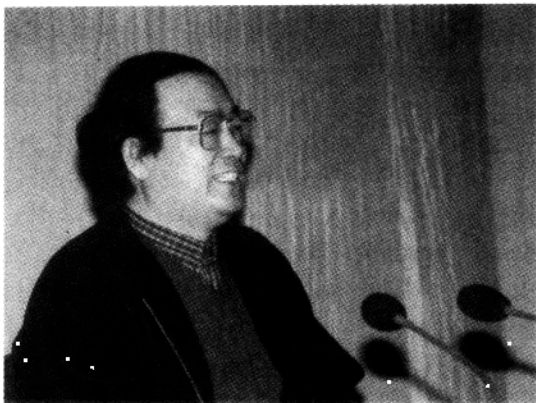
目 录

- | | |
|-----|---------------------------------------|
| 魏 杰 | WTO 与 2002 年的中国经济 / 1 |
| 刘光溪 | 加入 WTO 后的新形势新任务新环境 / 37 |
| 贺卫方 | 法制社会的建立 / 71 |
| 郭震远 | 台湾岛内形势与涉台国际环境 / 115 |
| 吴士存 | 南海问题与我国的安全形势 / 149 |
| 李振歧 | 新农业科技革命与 21 世纪我国
农业发展的新形势及对策 / 183 |
| 黄先祥 | 高技术与高技术战争 / 215 |
| 钟道隆 | 英语学习体会及“逆向学习法” / 241 |

魏 杰

WTO 与 2002 年的中国经济

(二〇〇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魏 杰

1952年10月出生於陝西西安市。1977年考入西北大學經濟學系，1979年攻讀碩士學位，1982年畢業後留西北大學任教，1985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系攻讀博士學位，1987年獲經濟學博士學位後東渡日本。1988年6月回國後曾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經濟學系主任，教授，國務院國有資產管理局科研所所長。1991年被評為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2年成為中國最年輕的博士生導師之一。現任清華大學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還兼任中國國有資產管理學會常務副會長，北京投資學會副會長，中國體改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市場經濟研究會常務理事。也是我院的名譽教授。

非常高兴来到西安政治学院，与在座的各位探讨问题。刚才告诉我希望我今天讨论一下我国入世以后今年的经济走势。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今年有三件大事：第一，政府入世，由于我们的入世实际是从今年开始；第二，企业入世，我们的企业今年要接受入世的挑战；第三，我们要继续启动经济。

一、政府入世

实际我们加入世贸组织之后，首先是政府入世，这符合我们原来的判断，5年之后才是真正企业入世。从今年开始，我们要大面积调整有关的法律体系，调整政府行为，因为我们现在的法律体系不太符合世贸组织的要求。大家可能已经观察到，我们虽然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放开了许多产业，但是外资目前的动作还不是太大。比如我们同意外资在中国的上海、深圳经营人民币业务，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大部分不动。不动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中国的法律体系还没有调整过来，政府行为还没有调整过来，如果我现在贸然进去，你们“关门打狗”怎么办？他们实际上还不动，在等着政府调整有关的法律体系，调整政府行为。

当然谈政府入世，不是讲政府政治方面的问题，主要是一个问题——就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问题。从世贸组织的角度来讲，它所要求的政府入世不是涉及政府别的方面问题，核心问题是政府调整与企业的关系。今年是政府入世的第一年，我们要大规模地调整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这种调整也同时是企业充满活力的要求。

怎么样来调整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必须按照世贸组织的要求，实际上也是市场经济的要求，世贸组织的原则也是市场经济的原则。我们的入世谈判虽然谈了15年，但实际上前6年只谈了一个

名词，就是“市场经济”。当时我们一开始谈判，他们一直问我们一个问题：“中国是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如果是，就可以进来；如果不是，就不能进来。”因为人世的国家都是市场经济国家，贯彻的是市场经济原则。如果你不是市场经济国家，那你就不能进入，因为我们的规则不一样。当时我们还不承认自己是市场经济国家，一直到1992年才承认。当时我们给人家解释，我们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人家听不懂，什么叫“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代表团解释不清楚，专门让经济学家去解释，人家还是听不懂。一直到1992年，我们宣布我们搞市场经济了，才进入实质性的谈判。世贸组织的原则就是市场经济的原则，世贸组织要求我们调整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也就是要求我们按市场经济的要求调整政府与企业的关系。

怎么样调整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市场经济（或世贸组织）对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有10个要点：

第一，政府最终是为企业服务的。政府不是企业天然的领导者，政府最终是要为企业服务的。因为生产力的组织方式就是企业，政府要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当然要为企业服务。国际上往往把政府统计在第三产业（服务业）里，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是怎么样观察美国的政府，我一直坚持一条，你要看美国政府的行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看美国企业的行为如何，因为政府最终是要为企业服务的。有时单纯看政府的行为，美国政府前后说话不算数。比如说在对待“微软”的问题上，4年前，认为“微软”垄断，一定要肢解“微软”。结果过了三年之后，又宣布不肢解“微软”了，好象美国政府说话是不算数的。实际是统一的，统一在一点上，政府最终是为企业服务的。4年前之所以要肢解“微软”，因为当时的IT产业很好，微软垄断影响了美国别的企业从全世界拿利润，因此一定要肢解“微软”，但是过了3年后，IT产业不是那么好，尤其是美国的IT企业除“微软”之外，别的企业都不怎么样。如果肢解了“微

软”，美国将从全世界拿的利润更少，因此宣布不肢解“微软”了。最后统一到一点上，最终是为企业服务。这恐怕是我们分析美国政府行为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们的人世问题，去年年初我们有点担心。小布什上台后对我们不太友好，又是撞我们的飞机，很担心美国从中作梗，使我们拿不到2008年奥运会承办权。当时有同志同我打赌，我说：我坚信会非常顺利拿到。他说：有点担心。那天我打开电脑，发现我们俩写的合同还在电脑里存着。为什么我当时认为中国会非常顺利地拿到2008年奥运会承办权呢？因为我翻了一下美国大企业的2000年的商务报告，发现美国大企业基本的观点都是一致的，认为2008年只有在中国举办奥运会，对美国企业的商机是最好的，这些商务报告所反映的观点基本一致。我认为，这种企业的要求必然会反映到美国政府的行为上来。后来果不其然，投票前的两个月，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出来发言，说他们从来没有讲过不让中国承办2008年奥运会，（实际上我记得讲过好几次）而且未来也不准备发表这样的言论。道理很简单，它要为它的企业服务。

第二，政府对企业的行政管理手段不是审批制，而是备案制。从产业政策的角度看，政府对企业有一些行政管理的关系，但是这种行政管理不是审批制，而是备案制。也就是，政府主要是提出准入的条件，谁符合条件，谁就可以干。从这个要求看，我们政府入世还要进行大规模地调整。

我们现在的审批范围太大了，好多不应该政府审批，是准入制的，我们现在都是政府审批。所以入世的前两个月，我们宣布了好多法律文件失效，基本都是与审批有关的。当然现在看来，问题还很多。

大前天我去天津，碰到中科院系列的一些企业，他们反映，现在审批还太严重，好多是他们自己办的事，最终还得审批。看来，审批制改变还得有一个过程，并不是随着法律文件的失效而结束，

审批已经成为一个习惯性动作了。最近一个地方政府的负责同志告诉我：“按照世贸组织的要求，我什么都不审批了。但是，乱了套谁负责任？”他感觉，只有他审批才能好。实际上好多事经政府审批都没干好，因为有的事他不一定懂，但恐怕这里还有个习惯性的问题。我们下去视察的时候，有一个政府的负责人就告诉我：“我不审批可以，但总得来盖个章子吧，你章子都不盖了，那怎么能行啊！（笑声）”这已经成习惯性动作了。

入世的调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影响很大。去年“9·11”之后，我去了一趟南美，跑了5个国家。本来我是在9月13号从北京起飞，结果“9·11”一炸就飞不了了，最后折腾得我们从北京飞到欧洲，从欧洲再倒到南美，第一站就是墨西哥。接待我们的是他们的经济部副部长、世贸谈判总代表，相当我国龙永图那个角色。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为什么跟我们中国的入世签单最晚？”实际上当时就是墨西哥与我们签单最晚。他告诉我说：“主要是我们两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太相似了，因此，你们一入世就影响到我们的利益。比如说纺织品，美国纺织品市场就两大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墨西哥，那么中国不加入世贸组织，美国就会给你们配额限制，当然有利于我们墨西哥；如果你一入世，美国就不能给你限制，当然不利于我们，因此我们签单最晚。但最后我们认为，不能靠保护自己的企业，应该竞争才行，所以还是签了单。结果回到墨西哥，墨西哥人就骂我们是卖国贼。”我看全世界世贸代表团都是这个下场（笑声）。因为它是一个利益调整问题。在谈的过程中他还问了我一个问题，他有一次到中国来，我们有一个企业和他谈的时候推荐自己，说：“你们墨西哥应该和我这个企业做生意，我这个企业有好多优惠，其中有一条权力就是进出口权。”他感到很吃惊：“只有你有进出口权，难道别的企业没有吗？”那个企业告诉他：“别的没有。”“为什么没有？”“政府没有批准他们有。”他感到很吃惊，进出口权怎么还要政府审批？任何一个企业办起来，既要面对国内市场，也要面对国际市场，是

天然地有进出口权力，这个怎么还要政府审批？他问我：“是不是这回事？”我说：“确有其事。”他说：“那你们比较麻烦，你们的人世恐怕比我们困难还大，你们的政府入世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实际上反映我们这种调整确实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按照世贸组织的要求，我们入世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把审批制转向备案制。这是个很大的转变。

第三，政府和企业都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两大活动主体。政府是一种社会公共管理主体，企业是一种经营主体，都要依法进行自己的职责，企业是依法经营，政府是依法管理，如果都依法行事的话，政府和企业之间没有一个谁领导谁的关系，各司其职，政府干政府的事，企业干企业的事。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显然需要调整。我们政府干预企业太深了，有时政府该干的事没有干好，又来管企业的事。搞得政府都很忙、都很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管了它不该管的事。一个政府部门负责人经常找企业开会，告诉企业你给我把利润搞上去，把成本降下来。这个就不是政府的事，而我们的政府大量陷入到自己不该干的事里面去了。按照世贸组织的原则，应该各司其职，政府主要是为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比较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不是直接去领导企业或组织生产力。

去年我们去南美考察，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出口的问题，因为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有一个出口的问题。但是我发现墨西哥政府为了出口干的事和我们有点不一样。他们告诉我，政府也需要企业扩大出口，但是主要管企业的外部环境，把外部环境搞好，它怎么出口是它的事，和我们没有关系。政府搞好出口外部环境主要是干一件事：和世界上所有国家搞贸易谈判，力争达成自由贸易协议，更好地还可以组织一个“自由贸易协议区”。现在墨西哥政府已经和34个国家和地区达成自由贸易协议，而且非常成功地组织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加拿大、美国、墨西哥。这个自由贸易区组建之后，墨西哥的产品非常顺利地进入美国，海

关几乎形同虚设。墨西哥的产品在美国相当于美国一个州的产品流到另一个州一样，非常自如。他认为这是我政府要干的事，自由贸易区组建好了，企业怎么出口是你的事，出什么产品、以什么价格出，那是你的事，与我没有关系，我就是为你创造一个比较良好的外部环境。显然，我们国家这一条还不行。我们最近还在探讨东盟的自由贸易区的问题，我们应该尽快考虑这个问题，包括吸引外资，也是一样。

当时墨西哥人问：“你们中国政府正在吸引外资，吸引的办法就是给外资优惠，对外资给了优惠不就对本国企业不公平吗？这不太符合世贸组织原则了，怎么老强调优惠呢？”他说他们不可理解。后来我问：“你们怎么样吸引外资？”他们告诉我，他们吸引外资就是完善两个法律：第一个叫外资法，其核心是强调“国民待遇”，外国的企业到墨西哥来投资，你所获得的权利和地位和墨西哥企业是一样，统统是“国民待遇”。第二个是完善“原产地产品法”，就是外资到墨西哥投资，按照成本核算的原则，你成本多少发生在墨西哥，就可以作为墨西哥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享受自由贸易的优惠。比如你中国企业到我墨西哥投资了，你的产品符合我的“原产地产品法”，你的产品就作为墨西哥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就不存在什么“贸易摩擦”的问题了，因为你好似我墨西哥的产品，这样可以解决你好多问题，当然你们也就喜欢到墨西哥来投资，以此来吸引外资。所以，回来后我就写一篇《内参》，提出中国未来进入美国市场的桥头堡就是墨西哥，只要符合它的“原产地产品法”，我们的产品会非常顺利地进入美国、加拿大市场，而且不会产生中美贸易摩擦的问题。我们现在和美国的贸易顺差很大，美国老有意见，摩擦很大，最近钢铁不是开始动作吗？如果利用墨西哥“原产地产品法”，我们的产品就可以自如地进入美国。

墨西哥人告诉我他们主要是靠完善法律，而不是给外资以优惠来吸引外资。因此我想到，政府入世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

是要把自己真正作为一个社会管理主体，把企业作为一个经营主体，在法律基础上各司其职的问题。如果政府干预的事太多，最终不但企业搞不好，恐怕政府的社会管理也搞不好。

第四，不具有司法职能的政府行政机构不能随意查封企业的资产，甚至抓人。对于企业的人财物，假如你不具有司法的权力，你就是政府的行政机构也不能干。除非最高的民意机构赋予这个政府的司法权，它可以去查封企业的人财物，如果没有的话是不能动的。某企业如果违反了规则，政府机构可以起诉它，但是你自己不能动手，因为你不具有司法权。

据我知道，我们国家现在最高民意机构赋予司法权的机构首先是海关，海关有缉私警察，海关可以查封企业的人财物，因为它具有司法权。工商局没有司法权，如果企业违反规则了，你可以向司法机构起诉，但是你自己不能动手，查封人家的人财物，这是有严格界定的。我们对这些问题认识很模糊，似乎只要是政府机构，我就可以随便抓人、随便封门、随便查封资产，这显然是不行的，只有具有司法权的政府行政机构才有这个权力，没有司法权的政府行政机构，就是发现了企业违规，也只能向司法机构起诉，你自己没有这个权力。

我们现在有些政府在吸引外资上经常搞那些所谓“开门招商，关门打狗”，我估计到一定时候人家会找我们麻烦的，而且世贸组织会监督我们。我看了一下，世贸组织对我们监督得最厉害，一年查一次。而且世贸组织的负责人反复强调：“中国入世首先是政府入世。”对我们中国开的第一个罚单已经到位了，而且就罚你中央政府，我们很着急，要求政府尽快调整自己和企业的关系。

第五，企业对政府有完整的法律诉讼权。如果政府的管理违规了，企业完全具有完整的司法起诉权。这一条我们政府要充分认识到。我想外资企业恐怕会使用这个武器，一旦外资企业使用，我们的企业会跟着学，我想到不了5年时间，企业都学会了。政府也得严以律己，否则要受到各种各样的起诉甚至可能官司缠身。